

细腰

池莉

梅子雨下得柔柔的，愁愁的，淡档的，悄悄的。暮色四合，天暗地晕，远近一片凄迷。

一个凄迷的大城市里一条凄迷的小街。

一辆乌鱼般的小轿车缓缓游来。

苍白的路灯隔了很久才有一只，寥寥几个行人的身子被路灯拉得老长老长，摇晃不定。司机犯忌，生怕轧了人影子，把车开得蛇一般扭摆。

“小田，怎么啦！”车上的老人说。

司机含了一点儿委屈，说：“郭老，什么怎么啦？到了吗？郭老。”

“再往前一点就可以停车了。”

“呔。”司机如释重负。

老人说：“呔吧，往后我再也用不着车了。”

司机大惊失色：“郭老，您说这话！我可受不了！我可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势利小人，您这么多年——”

“停车。”老人说。

不待司机开门，老人就钻出了车，“咣”地一声，老人火火地反手一挥，关上车门，径直走了。

老人蜚进了一条小巷。

老人胸有成竹地穿行在迷宫般的小巷里。

在一幢墙面斑驳的房子面前，老人停下了。老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古刹似的老房子，伸手摸了摸生在砖缝里的青苔，然后叩响了两扇硕大的杉木门板上的铜环。

许久，门吱呀呀开了一道缝。屋里头关了只月亮似的一地昏黄的光。开门的老头在昏黄的光线里辨认了一下来客，让过身子，又去关那吱呀作响的沉重的门。两壶水在两个房门边的两只煤炉子上同时噙噙冒汽。一时间分不清男女的几个老人停止了各自的动作，混浊的眼珠迟钝地盯着上楼的来客。

楼梯似乎比以前更狭小更黑暗了。扶手冰冷滑腻，像条冻僵的蛇。老人不得不侧起腆着的腹部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楼梯板颤栗了，不胜重负地咯咯呻吟。老人的脚步声回响在大屋里，啾啾如空谷钟声。楼下冲天升起一个老妇尖锐的痰声：“谁家的呀？轻点儿！房子要塌了，楼梯要垮了。造孽鬼们的！”

老人不闻不问，依然一步一步往上爬。

蓦然，楼梯上亮了。老人仰起头，看见了她。她立在楼梯口，专注地握着手电筒，一级级明亮着老人脚下的梯板。

老人爬完了楼梯。她抬起了头，安详温和地说：“来了？”

老人说：“来了。”

老人一阵轻松，产生了夜鸟归巢的感觉，以为自己每天都回到的是这里。

他们一前一后进了房间。她虚掩了房门。

冬天取暖的炉子还没有撤掉，炉口上坐了一只热腾腾的瓦罐。幽蓝的火苗围烧着瓦罐底边活泼泼地舞蹈。小房间暖胜初夏。空中浮动着浅浅淡档的檀香香味。小灯管悬在炉子上方，炉子一周有个晕晕的光圈，其它地方阴影重重。

她在阴影里掀掉了出门才裹上的曾经华贵的旧呢大衣，露出了玄色窄袖薄棉袄。噢，她的腰肢还是那般的纤细，盈盈一握；人却是已经老了。

老人看着她。

她接过老人的帽子，弹着呢绒上细碎的雨分子，说：“这黄梅雨哟。”

她取了一条干毛巾，轻轻抽打老人的衣服，从衣领到裤脚。

她搬了两只颜色模糊、漆皮脱落的太师椅，分别放在炉子两边。说：“你坐，我来

沏茶。”

老人坐了下来。在干燥暖和清香的空气里，老人全身舒适，大小关节咯吧咯吧松开。

她端来一只托盘，揭掉托盘上罩的茶巾。托盘里放着一只宜兴陶壶，两只陶杯，一只陶罐。她用开水烫热了陶壶后倒掉了壶里的开水，从陶罐里拣了支象牙骨茶匙挑出几匙茶叶放进陶壶，然后再次冲满一壶开水，盖严壶盖。少顷，她又提起水瓶，将开水慢慢浇遍壶体。紫红色的陶器和一双小巧苍白骨棱棱的手，仿佛一种绝世名贵的花在缓缓开放。她从容地沏茶，手到眼到，做得专心致志。

茶香飘逸出来了。

她为老人倒了一杯茶，又摆上了一碟老人所喜爱的这个大城市的小巷里久负盛名的点心：蟹壳黄。多少年的习惯是每当老人没有吃饭的时候她才上这种点心的。

她为自己倒了半杯茶，也坐了下来。隔着炉火，坐在老人对面。

她怎么就知道老人没吃饭？

她知道老人为什么从饭桌上走开吗？

知道老人已经离休了吗？

知道老人决计搬出小红楼吗？

知道小红楼也不世袭吗，

知道因此儿女们群起攻击老人吗？

知道老人的老伴要与老人决一死战保住小红楼吗？

知道老人两个保姆眼藏悻悻之色吗？

知道多年寡言少语的司机变得喜欢一味表白自己吗？

还有更要命的，知道吗？那是……

“想你是等不及做饭的，先充充饥也好，”她说。她看定老人，微微含笑，呷了一口茶。她一切都知道。

老人感到自己透明了：自己就是一堆烦躁和愤怒。何必去一一叙说那琐碎的细节呢？

她双膝并拢，两脚相偎：削肩细腰，十指纤纤，神情柔和宁静淡泊空远。她就这般古色古香地坐着，把那柔和宁静淡泊空远源源不断传送给老人。

烦躁和愤怒离老人渐渐远了。

他们隔着炉火，默然相视，用跳动的心读着对方脸上每条新皱纹的来由和老皱纹的经历。

老人脸上沟壑交错。

她的脸上皱褶纵横。

一本深奥无比的天书，只有他俩懂。

忽然，老人发现她的头发全白了。老人不懂了，那最后一根黑发是在哪一天绝望的？

她无声地晃了晃头，满头银丝波光闪亮。

这还不懂么？第一根黑发是怎么白的，最后一根也就是怎么白的。白了头发又有什么？生长了几十年的头发不白才怪，老人白发才老得正宗。她白发似雪，颜面似雪，慈祥而又高贵；而左腮那颗塌陷了仿佛雪地上掉了一滴热泪的笑涡，又恰到好处地显示了一个女人昔日的娇媚。不错，白了头发又何必感伤？

老人会意了。

第二道茶了，茶味最醇。他们相对而坐，无声无语。

噢，她的腰肢还是这般纤细，盈盈一握，人的确是老了呵！

是啊，老了。光阴似箭，谁不老？老了又有什么？总是不变生命就没个味道了。

哦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……实在对不起，你如今孤灯只影，一无所有。

有什么对不起！你又有什么？到头来谁个又有什么？人人不都是光身子来光身子去。多难得今晚炉火还温暖，茶沏得这么香，你我还能相对喝一杯。

她呷了一口茶。

老人呷了一口茶。

老人的面颊上晦色散去，泛起光彩，心平气和，一片清新。

他们坐着坐着，坐着。间或有一丝隐隐的喜颜悦色掠过他们淡然的脸。

幽蓝的火苗不再舞蹈。炉膛里的煤通红遍体，静静燃烧。瓦罐上的腾腾热气已变为

袅袅白烟。

门外是猫还是人？用极轻极轻的脚步走过去又走过来，在房门外停了好久好久，后来还是走开了。

第三道茶茶味已淡。老人站了起来，在小房间踱着圈。件件家具都还是摆在老地方，只是家具的颜色全都黑了。尽管洁净得一尘不染，可是已成死色。檀香燃尽，香灰委地，霉味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。是那种太阳晒不掉射不透的陈年老朽的霉。

老人由此联想起了什么。问：“这里又发作过了吗？”老人指指心脏。

她没有回头看却清楚地答道：“发作过两次，两次都是在冬天，都住了医院。”

老人说：“我也发作过两次，也都是冬天发作的，也住了院。我们一样的。”老人孩子气地笑出了声。她也笑出了声。

“好，我该走了。”老人说。

她缓缓起身，取来了帽子。老人弯下魁梧的身躯，低下头；她踮起脚，她的竹节般的手将帽子周周正正戴在老人头上。

噢，她的腰肢还是那般的纤细，盈盈一握。

老人突然握住了面前的细腰：“听我说现在我无官一身轻了，我应该……”

“你应该走了。”她说。

老人的手松落下来。老人暗自惭愧，若不是她截得快，他差点又抛出一个空诺。

她在阴影里裹上了那件曾经华贵的旧呢大衣，系上了头巾，襁褓里的新生婴儿一般朝老人扬起皱纹累累的纯净的额头。说：

“有空再来。”

老人回头望了望炉火，望了望两只太师椅和两杯残茶，望了望她柔和宁静淡泊空远的眼睛说：“好。”

她把老人送出了大门，瑟瑟缩在门洞里。

老人停住了，回头摆手示意她回屋去。她呆了一刻，慢慢退进了身子，黑漆漆的门吱呀呀响起来。在两扇门最后合拢的一刹那，老人相信他看到门缝里迸出了一颗泪。

老人趋步上前，摸索着门上那迸泪的地方，是湿的；他放在舌头尖上尝了尝，似乎也咸也甜。再一摸，整块门都是湿的。梅子雨还在下。

梅子雨还在柔柔地愁愁地下。

小巷里烟雾迷茫，小街上烟雾迷茫，大马路上烟雾迷茫。高楼大厦轮廓模糊，黑影幢幢，万家灯火黯然失色，弱如星光；天地相接，苍苍莽莽，一团混沌。便是好男儿又怎能叫它云开雾散，风息雨弄，要一个自己喜爱的天？罢了，任其自然，自然公平，事事又何必强求。后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老人异常平和地对司机说：“让你久等了。”

一九八六年十月武昌水果湖

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回目录